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白露后残暑渐消,秋意日浓。可秋老虎亦有淫威,睡前关了空调,次日晨时常于薄汗淋漓中热醒。一日醒来不足五点,辗转半天再难入梦,起身去阳台浇花。熬过炎夏又茁壮了不少的绿植们笼罩着鱼肚白的光,在花洒喷出的细密水雾下苏醒,窗外连片树冠中蝉鸣鸟语喧闹,愈发显出清晨的静谧清凉。不如趁温度升高前去散步。念头一起,立即换上轻便衣鞋,出门往绿地去。爽风拂面、朝阳映照,对人体而言此季寒暖恰到好处,从传统节令来讲,四季最赏心悦目的便是这昼夜均而寒暑平的春秋过半。行至开敞地,见远空天色半暗半明,暗处雨云厚集、明处天色如洗,恰合当时光景。日与夜、阴与阳、属于潜意识的梦境与所谓现实的清醒,都在此际交互转换,是极易激发诗意与创意的奇妙时刻。

徜徉水畔绿径,淡淡晨雾正在消散,草木们舒展或强劲或柔曼的腰肢,轻重浓淡的各种色彩与馨香次第而来。银杏叶碧绿的,精细如巧匠手作的叶脉正在酝酿着深秋蛰变,等待呈现出最纯澈的金黄。遍布沪上的香樟,因为如“大背景”般习以为常,反倒多数时候不闻其香,若借了风势忽而袭来,辛凉浓郁极有穿透力。海桐此季颇低调,看着它平淡无奇的叶片也很难想起它不起眼的白色小花,其实它便是周杰伦歌里唱的幽香远飘的七里香。不久后它的果实将会迸裂露出鲜红的种子,成为斑斓秋色中跃动的点彩。玫红、月白的紫薇怒放,枝杈间一只小鸟窝使我忆起岁去在一株高大的紫薇树上拍到的乌鸫亚成鸟,翻看手机相册发现那是七月。

据说紫薇花期能持续三个多月,别名“百日红”。宋诗人杨万里曾诗云:“谁道花无红十日,紫薇放半半年花。”那株紫薇想必也正盛开,而我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不知今年在它花下流连的人是谁。

灌木丛中探出一朵朵玲珑小花,枝茎纤长、叶片如柳。形色识花App认出它学名叫“蓝花草”,想到儿时与小姐妹们的那首民谣《兰花草》,瞬间生出复杂的情愫。这蓝花草也如朝颜般朝开暮谢,单花只有一日之寿,次日又绽放新的花朵,故得名“日日新”。今日看过的花,明日便不存在了,幸而此花花期长,从春至秋花开不断,每一日逝去便不再来。百日红也好,日日新也好,每一日都有每一日的不同,日日新也是日日好。返回路上偶见金桂与丹桂皆开。金桂香浓烈、老远就扑进人鼻子里,叫人想起吴地的繁盛与温软。丹桂香不像其色彩那么张扬,但凑近了深嗅有静气,配耐泡味浓回甘重的秋茶最相宜。

秋属金、主收,气偏燥,内应于肺,肺在志为忧,故古人言“自古逢秋悲寂寥”,此季饮食应以养肺滋阴为主。吃碗小馄饨,菜场兜一圈,拎了南瓜、茄子、板栗、菱角、石榴、秋月梨回去。恰好网购的佛手也到了。此前闲翻元代主妇蒲江吴氏所作的食谱《中馈录》,见到酱佛手、香橙、梨子的做法:“梨子带皮入酱缸内、久而不坏。香橙去瓢,酱皮。佛手全酱。新橘皮、石花、面筋皆可酱食,其味更佳。”当时有想尝试之念,但食材到手却又懒了。毕竟今日不比古时,费太多时间精力做吃食是种奢侈,但若有情致,精简亦可享受秋之美味。

开始工作前煮一壶老白茶,板栗、菱角熬煮作零食。午餐时南瓜粥佐酱爆秋茄,胃口大开吃得格外香甜。下午码字倦了,削一颗秋月梨、剥半颗石榴,补充能量、生津润燥。夜读扬之水《诗经别裁》,有意无意间闻见清供佛手既轻盈又悠长的清冽之香。过些时日这佛手风干了,香气更为平和沉着,秋日宜早睡收敛阳气,干佛手置于床头可助安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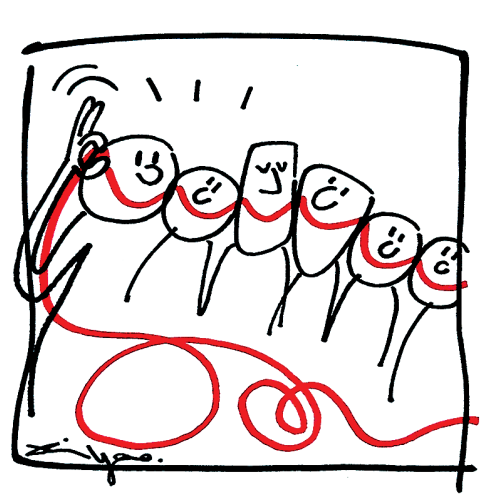
在这处处染秋香的收获时节,感恩日常所遇草木给予的一切。草木无言,不故作、不矫饰,有色彩、有风骨。道路旁、田野间、高山上、幽谷中、江河畔、荒漠里;热闹熙攘地、人烟罕至处;无论何时何地相遇,草木之坚韧、静美、慷慨奉献,总能滋养生命、疗愈心灵。

做了三十几年绍兴人家的女婿,年轻时,忙工作,退休后,由于岳父岳母身体原因不便省亲。缘此我一直无缘发妻故里。虽然没去过,对绍兴元素我还是熟悉的,尤其在饮食方面,比如绍兴的黄酒、霉干菜、霉干菜……通过鲁迅作品,我对那里的茴香豆、咸亨酒店、孔乙己、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也充满遐想。

今夏,一对在上海经营黄酒的好友夫妇,邀我们几位朋友去绍兴柯桥的会稽山黄酒产业园参观。讲解员给大家介绍了越绍兴地黄酒文化历史、传承和发展,我们一行游览了鲁迅故居,并在咸亨酒店用餐。平时很少喝酒的我,兴致高昂地喝了好几杯黄酒,没在意一道丰盛佳肴,唯对鲁迅笔下描述孔乙己佐酒的茴香豆充满联想,一堆颗粒乌乌小小的茴香豆,躺在不起眼的小小罐盖里,

绍兴女婿

周云海



郑辛遥
有一种进补——同有趣的人在一起。

每当夏季来临,特别是进入酷热时段,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焦虑:每天翻看手机里的天气预报,关心阳光、高温等信息,怕热几乎怕到了恐惧的程度。落下怕热这个“毛病”的根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江西军垦农场参与的“双抢”。

1970年5月,我随上海知青下乡洪流来到江西九江永修——军垦农场八团十二连六排务农。老职工看我们只有十七八岁,什么活儿也不会干,对我们很照顾。田里劳动有老职工罩着,我们并不感觉劳动非常艰苦;但在知青连队,四五十个争强好胜、精力旺盛的小伙子编在一起,组成一个农耕排,能量和气势骤变。环境变了,情势也变了,我当然也得变——必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争当先锋模范。于是,我每天第一个起床出操,最后一个熄灯睡觉;劳动时,脏活、重活抢着干,而且要比别人多干。为过劳动关,我真真实实吃了很多苦。

农业劳动的艰苦我还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像极蚕豆,身形却只有蚕豆一半大小,从未见过这样袖珍的蚕豆粒,仿若西瓜里的特小凤品种;坐在绍兴咸亨酒店豪华堂皇的大包房里,品尝微甜松糯充盈着茴香气味的茴香豆,同为爱书人,我哑摸着孔乙己咀嚼茴香豆时的滋味……到绍兴,一定会遇到臭气熏绕的“海菜菇”。对它,我敬而远之,不好其臭。我喜欢不臭的霉干菜。看到服务员端来一浅盆灰白色的霉干菜,说“软软粉粉的霉干菜搁进嘴里有一股浓浓的氨水气味”。对,就是这个味!毕竟做了三十多年绍兴人家的女婿,我的味蕾还是受到了一些绍兴元素的浸染。上咸亨酒店,品茴香豆,尝霉干菜,醃一回绍兴黄酒文化的绵远醇厚;去鲁迅路,看看鲁迅故居,倚徙于三味书屋,穿越一下百草园的美好童稚时光。

难忘「双抢」的热

赵海银

能承受,但盛夏“双抢”的炎热,却让我难以忍受,差一点败下阵来。双季稻的九江地区,7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是事关全年粮食丰收的关键,而这个时候也正是最潮湿最闷热的。我们每日天蒙蒙亮起床去食堂吃早饭,放下碗筷立即去指定的稻田割稻,然后便是脱谷、犁地、耙田、拔秧、插秧……从天亮一直干到天黑;插秧日则起得更早,天不亮4时便起床去拔秧,然后插秧,直到干完。

“双抢”需进行十几小时高强度的劳动,只有中午吃饭时我们才能休息一两个小时,是一年中日劳动时间最长、强度最大的。一个“双抢”下来,人晒得乌漆墨黑,不仅脱了一层皮,还要掉去几斤肉……我所在的八团农

后天就是教师节,想起了前不久仙逝的上海市最早的特级语文教师之一卢元老,他在教育领域耕耘了半个世纪,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我认识并崇敬他写的道德文章。我听过他的课,学习过他编写的语文资料,也请他为语文教师做过讲座。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1976年10月,我所在的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恢复原名,重新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研究和教师培训。复旦附中虽是上海市教育局直属学校,但因为所在地属于杨浦,所以与杨浦教育学院的联系很紧密。当时我正在一个中学教师培训班承担古代文学课程,资料奇缺,我是一个青年教师,古文底子差,备课很吃力。我在学校搞教研活动时听了卢元老师的课,发现他的几份古代汉语的试卷质量非常高,便似借用。卢老师非常爽快地答应:“你拿去用就是”。记得这份卷子经改编后让我班里的教师学员习作,挺有收获,因为我教的这个班要参加市里统考的。据说后来上海语文教材知识短文中“文言翻译要素”就是直接从卢老师那里克隆的,可见卢元老师的古文功力。这么看来,我的“克隆”要早于教

场位于平原丘陵地区,“双抢”时阳光毒辣炙人,地表极端气温高达45摄氏度左右,人在农田干活,犹如蒸桑拿。强烈的阳光照射到人的头顶、脸庞、腰背,火辣滚烫,脸上的汗不停地流出,擦都来不及擦。我是“四眼”(戴眼镜),又是蒸笼头,脸部汗腺发达,汗水特别多,劳动时满头大汗,汗水像无数个小虫在脸上抓爬,奇痒无比,极其难受。无论是割稻还是插秧,干活时人都要弯腰低头,像我这种脸上出汗多的人就苦了:汗水自然流到嘴唇、流进嘴巴,咸滋滋的,吐也吐不尽;流到眼里,辣得睁不开眼睛;滴落在眼镜镜片上,看出去一片模糊。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汗水,让人湿透全身衣服;口渴,喝完自带的,就喝稻田旁水沟

前段时间,女儿从上海打来电话,她说,现在上海菜市场里大妈中也有拎“杭州篮”买菜的,觉得杭州篮既简美又实用,能否帮她买一只。我知道,女儿从小是看着我们用杭州篮买菜长大的,因此,她心仪杭州篮也在情理之中。家里最早引进杭州篮的,便是母亲。母亲年轻时在杭州幼师范读书,加之她大姐在杭州工作,经常陪同其姐上街买菜,故而对于杭州篮自有着深深的依恋之情。母亲告诉我说,杭州篮同西湖龙井、都锦生丝绸一样曾是杭州特产之一。而其闻名遐迩,则是出于一则传说:当年乾隆南巡,一路玩到了西湖区龙坞镇龙门坎村孙家里,听见村民家传出编制竹篮的声音,便随口吟道:“手里葱葱窈窕,银子堆满楼角。”皇帝金口一开,编竹篮的人便趋之若鹜。自此,杭州篮声名鹊起。

杭州篮,多用篾青经纬交织编制而成,而为省料计,也会夹杂些许二层篾片。从整体感观上看,其口宽底窄,口沿边处呈绞丝状——既是收口也为美观,篮柄则采用倒“Y”形双跨结构并于顶端处收拢成捏柄。因为篮柄较长,则可拎、可挎、可背。杭州篮尽管形状多种多样,高矮、扁圆、大小一应俱全,但为着方便买菜,那个子高点、容量大些的杭州篮当自成为我家的首选。

想起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主妇上街买菜,拎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杭州篮,但同样也是拎着杭州篮买菜,大家都有着特别的讲究:通常是先买蔬菜,而后酌情再买点荤菜。莫要小觑这样的购买和放置程序,除了考虑到有些活蹦乱跳的河鲜,放置篮底容易早死外,放在上层多少也有点爱面子的考量——须知,在那个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一只杭州篮里多少也盛着一个家庭的颜面。是的,每当熟人碰面之时,双方眼神快速扫过对方的篮面,相互间的一言寒暄——“哎,今天小菜不错”抑或“哟,你买的菜也丰盛呀”,终令大家觉得倍

杭州篮

赵畅

材编写组。
同济一附中退休教师王海洋曾告诉我关于卢元老师的趣事:有次卢先生生病住院,一位已经毕业十几年的学生姚献民去看望他。姚献民复旦附中毕业后考入北大,是卢元先生的得意门生。寒暄之后觉得聊其他话题没意思,学生就当场

背古诗文给老师听,以表明这些年没有把这个“童子功”丢掉。《离骚》《京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两个大男人就这么度过了大半下午。同病房的病友听得目瞪口呆。卢老师却得意地笑着说:当年这样的学生多的是。这我是相信的,我当初借用的古汉语练习题,教师学员们不也是直叫“嘎难啊!”卢老师的学生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他的两个儿子在悼词中也写道:“家父晚年移居澳大利亚,常常创作诗词表达对祖国的思念和祝福,同时也和他深爱的学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悉尼期间,还以耄耋之龄为诗词爱好者以讲座方式讲解诗词历史并受到爱好者的欢迎。”近年来我与卢元老师的直接联系不多,但每次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见到他的近体诗新作,总感觉十分亲切。

事农业劳动。这看上去似乎很幸运,但不幸的是我带回了热热的恐惧:“双抢”的经历让我成了“病人”,患上了怕太阳、怕高温、怕炎热的毛病。我常想,如果我在农村再多几年锻炼,也许会养成吃苦耐劳又耐高温炎热的习惯;或者,如果那时我不去农村,也许我就没有对高温炎热的恐惧感。但如今回想起来,特别是体验过农业劳动的艰辛和盛夏“双抢”的苦与热,我对农村、对农民有了较多的认识和感情。农民兄弟真不容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

1973年9月我离开农村回到城市,从此不再从

里的水。
“双抢”实在太热了,那种苦不堪言的热,由此引发的汗、累、苦……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长时间在极端高温下超强度劳动,人已精疲力尽,停下休息是消除疲劳最好的办法。但我不肯,我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因为稍事停息,就会影响田间生产劳动进度,也会影响我吃苦耐劳的模范形象和带头作用。一个“双抢”,造成我对烈日、闷热和汗水的强烈抵触感和恐惧感,它成了笼罩在我心头抹不去的阴影。直到20年后在异国他乡遇到同样强烈阳光高温环境下的劳动,我仍会条件反射,出现相当的焦虑和不适。

1973年9月我离开农村回到城市,从此不再从

有面子。
于是乎,哪怕拎着杭州篮再沉重,走起路来也是格外地轻松了。

尽管是用篾青编制的杭州篮,用不到半年,也会受损弃用。然而,我发现杭州篮的破损,主要部位不在别处,而恰恰就是在篮底。说到原因,既有长期承重导致结构松散发脆的缘故,也有清洗不及时、晾晒不到位而加速霉变衰朽的因素。对于这些弃之可惜的杭州篮,节俭持家的母亲总是用苕麻绳或塑料绳修复,但终究好景不长。有一天,父亲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告诉我们,他从早年的一位学生、现在的篾匠那里讨教到了延缓杭州篮使用寿命的办法:在新篮的底面用塑料篾片加固,并通过这些特殊篾片由篮底传导到篮柄。就这样,在不影响外观的情况下,杭州篮通常可以使用一年以上,而且弃用后拆卸下来的那些塑料篾片,还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在我家的储藏室里,一只几经修补的杭州篮就静静地躺在一隅。每每与其对视,那篾面琥珀色包浆中不免泛出幽幽之光,似乎叙说着与我们全家饮食有关的生活往事,也透射出我们应对生活的智慧。在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或许杭州篮不会像以前那样被广泛使用,但曾经承载在篮子的老工艺、老时光、老故事永远不会湮灭,并时时给予我们长长久久最温暖的回忆。

七夕会